



春陽羞羞澀澀，一會兒用霏霏細雨作簾，一會兒又躲在陰陰雲層背後，偶而露臉。但她一天天加大帶來的暖意，已使經歷嚴冬的人們心情豁然開朗。冰天雪地的季節消逝，該打開門窗到屋外走一走。

剛好小王打電話邀約飲茶，並說會帶來兒子婚禮的請柬。我非常高興。心裏也十分感慨，一眨眼小王的兒子也長大成人了！我們認識小王時，他才二十多歲。現在差不多要攀上一「甲子」。他是叔父申請來加拿大的。單身一人，長得有點帥氣，帶有上海青年的聰穎、靈活。幾年後結婚，太太一家是從緬甸來的華裔。

那年頭華人不很多，似乎華人社區沒有替人錄影拍攝婚宴的廣告，也未會有手機。他知道我手頭有從香港買來的日本相機，以前也曾搞過攝影這玩意，遂請我擔任「攝影師」。所以婚禮當天，從他在叔叔家裏整裝

# 二代人的婚禮

姚船

母雖然住在多倫多，但年紀大，也沒法幫忙，只好靠自己。

小王在公司上早班，太太在工廠上中班。小王下班至太太上班，中間只有一小時，倘地鐵、巴士順利，他趕到家，她立即開車出門，還能準時到廠。但天有不測風雲，尤其是冬天，冰雪封路，公車故障，那就急得直跺腳。有好幾次，他太太真想把小孩子留在家，鎖上門先走，碰碰運氣。不過最後還是忍住，寧可被扣工資挨批，也不能罔顧安全，挑戰法律，獨留孩子在家。

幾年後，第二個兒子出世，更忙。孩子生病，學校放假，壓力山大。他倆就這樣在艱辛和匆忙的惶恐中度过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有次到我們家，提起孩子，小王太太感觸說，還要熬多久，他們才能長大成人？

我們安慰道，兩個兒子都進了學校，快了。雖然大家見面不多，但常有電話往來。那年他們換了獨立新屋，我們前去道賀。見照片裏小王大兒子，長得跟大人一樣高，眉目精靈，已上了高中。以後，好消息不斷傳來。兒子上大學，讀藥劑專業……畢業，工作了……現在，就要成家立業！真是別人家的孩子容易大啊。可想想他們一路走來，容易嗎？！

在熙熙攘攘的酒樓坐定，細看一下，歲月不饒人，小王頭髮也見灰白。但人遇喜事精神爽，倆夫婦滿臉愉悅。我說，家裏辦喜事，你們一定很忙。小王道，一點都不。原來兒子一早表明，這次搞西式婚禮，不用爸媽操心，他們全部自己安排，只要爸媽告知這邊有多少親友要發請帖就行。

看着兒女成家立業，是父母最大欣慰和滿足。小王兩代人婚禮，一中一西，折射出華人在異國他鄉艱苦奮鬥，扎根開花結果，一代更比一代強。但是，在新一代專業、經濟能力遠比父輩強的背後，也隱約顯示出他們對傳統的疏離。

小王太太感慨道，大兒子畢業後在市中心工作，離家遠。他們用加班、小王打兩份工積攢下來的錢，為兒子付了首期，幫他在單位附近置業。緩慢地，兒子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，幾乎到了大節日才見面。最近，因籌辦婚事忙，他和女朋友把寵物小狗弄回家，暫由父母代養。這下子，年輕人三天兩頭也回家了。說到這裏，小王太太加重語氣，不是探望爸媽，而是牽掛他們可愛的小寶貝！

令人忍俊不禁，他倆也發出會心微笑，夾雜着喜悅和無奈。可憐天下父母心。兒女的心裏，也許仍有父母位置，但完全不像父母，把心全撲在子女身上。

我期待着，在又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，參加屬於移民二代的婚禮！

# 「拙」不可及

劉荒田



炎夏，和友人遊鶴山古勞方圓五百畝的蓮塘，搖櫓的村婦把小船駛進蓮葉圍擁的水面，我一手擋住舷邊的闊大葉子，一邊高吟漢樂府：「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！魚戲蓮葉間。魚戲蓮葉東，魚戲蓮葉西，魚戲蓮葉南，魚戲蓮葉北。」豪興難以言狀。一位同船的「八十後」勇敢地提問：「是不是有點囉嗦？說來說去不過『魚戲蓮葉』。」我解釋說，這是古代的民歌，重複詠嘆自有迂迴之趣。另一位自命詩人的年輕人說，我仿作一首：「早晨齊集合，正步在操場，步伐向東方，步伐向西方，步伐向南方，步伐向北方。」「還不容易，看我的。」接下來，至少三位「初生之犢」即席作出含東南西北的五言詩。我和他們一起大笑一場。遊戲而已，不必當真。

是晚在家讀清人筆記《秋窗隨筆》，其中一則：「杜詩：『四川有杜鵑。東川無杜鵑。涪萬無杜鵑。雲安有杜鵑。』是古詞《江南可採蓮》調；昌黎《庭楸》詩：『朝日出其東，我常坐溪偏。夕日在其西，我常坐東邊。當晝日在上，我在中央焉。』亦類似。古人拙處正自不可及。」馬上記起魯迅名篇《秋夜》的開頭：「在我的後園，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，一株是棗樹，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。」以魯迅的淵博，不可能連不朽的《採蓮歌》也沒讀過，但不能就此認定他這一段脫胎於「魚戲蓮葉」。魯迅違反常規的表述，為的是強調局促斗室，目力及處風景的單調，以之烘托心境的鬱悶。這一段並無多少玄妙，「拙」而已。而「拙」的本義，是技術含量有限，中小學生寫得出，怕只怕被老師加上「疊床架屋」的評語，分數不高。

寫至此，我也想仿效蓮塘上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，「拙」一回看看。比如，從書房的窗外看，就別墅群來一段：「一個屋頂是朱紅色，還有一個屋頂也是朱紅色」；或者寫稀罕的藍天上的雲：「一朵是帶陰影的白色，另外一朵也是帶陰影的白色。」馬上自我打分：不及格。這樣的句子不是「拙」，而是俗濫。

原來，「拙」不是自出生起維持下來的幼稚，若然，幼稚園就是研究生院；也不是沒有提升過的「低科技」、「零技術」，若然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農耕不該被機械化精細化取代。「拙」是從「巧」盡頭的回歸，是浮華之後「返璞」。同理，「趕科場」以後的「歸故里」不可與窩在「故里」，靠着牆頭打盹一輩子的老鄉親混為一談。換個說法，「拙」不能「作」出來，只能自然地流出來，但其間有轉換，蛻變。所謂「智可及也，愚不可及也。」在小聰明無所不在的國度，「拙」更不可及。

此刻，靈感不至，我「拙」不來，幸虧有現成的三個例子，昨晚讀書得一：蒙古民歌《吐固勒吉山》有一句：「從東邊看過去，雲海茫茫」，往下，還從西邊，南邊和北邊看過去，從四個方向看，就唱四遍。你別笑歌手貪圖省事，雲海從哪個方向看，都是劃一的「茫茫」。（見於鮑爾吉，原野的散文《蔚藍色的雞年》）。

今天早上所親歷二。一，挎包的拉鍊頭脫了，難以拉動，我為此去修鞋小攤。師傅是祖籍四川的中年人，他先剪開末端，把新拉鍊頭嵌入，再縫合。活計並不簡單，而拉鍊頭也是他提供的。我從頭到尾看他操作，心裏想，沒十塊錢怕不行，後悔沒先問價。修好以後，他說了價錢，我把十三塊遞過去。他說：「就三塊。」把多出來的退給我。原來我聽錯了。其二，我在街旁的玩具攤檔，看中了「釣魚」的遊戲盤。我問價。老闆說三十二塊，我按照「街旁小販必漫天要價」的常例，還價二十五塊。他說二十八塊。我同意了。他給玩具換上新電池，試開。我點頭。他把玩具放進盒子，還說「舊電池也送你，別的玩具用得着。」我謝過付錢，他只收二十五塊，說「夠了」。

往換了拉鍊頭的挎包放上玩具，回家走。太陽毒辣，笨拙地施以一身淋漓汗，我的快樂不下於坐船遊蓮蕩。

# 珍愛賴以生存的地球

嚴詩結



在第四十八個「世界地球日」到來的時候，由主流媒體披露的兩則消息觸動了筆者的神經。其一，習近平主席在廣西調研期間，百忙中專門考察了北海紅樹林生態保護區，並就保護好生態環境作了重要指示。其二，河南農民秦某於回家途中，在山坡上採了三株「野草」（實為珍稀保護植物蕙蘭），結果被判刑。兩者突顯環保已上升到國家層面，乃重中之重的問題，而法治也從不缺席！

我們知道，地球已有四十六億歲了，它是人類在大宇宙中的諾亞方舟。然而，在過去，許多人並不懂得珍愛自己的地球母親，以致全球環境惡化，已嚴重威脅着人類的生存與發展：水土流失、物種滅絕……面對世界性環境危機，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」、「救救地球母親」正日益成為世人的共同呼聲。作為地球人，都應該樹立起嶄新的生態觀念。行文至此，筆者不由得想起還在讀小學六年級時，有幸獲邀參加由一家電台組織的、主題為「鄉土動植物多樣性」的中小學生環保科普及考察活動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還是蠻有趣和挺有意義的。

記得展開考察活動的當天上午，我們首先來到了佛山市南海九江鎮瓊瓊村鷺鳥天堂（俗稱鶴島）參觀，這裏是一個自然生態保護區，位於一個叫瓊瓊的村子的深處。一下車，這裏便讓人感到一派生機勃勃，鐘靈毓秀，充滿陽光氣息。村口建有「瓊瓊鶴影」牌坊，背面書「鶴島」。路邊還有個侶鶴亭，一幅對聯尤為搶眼——「愛是處川原長岸竹影添逸趣，問當年城郭高天鶴影繫羈懷」。亭子旁還刻有數碑。據說，鷺鳥天堂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，竹林中常棲息的鷺鳥有五萬隻左右。近年來，在政府重視下，自然保護區由原來的三十畝增加到逾四十五畝，保護範圍擴大至二十八平方公里，四周有河流與魚塘環繞，使鷺鳥數量不斷增加。在綠竹林裏，我們看到一隻隻鷺鳥在自由地飛翔，那些寶貝兒，舒展着潔白的羽毛，彷彿在告訴我們，牠們就是大自然的小天使。其實，我覺得，已養成愛鳥、護鳥良好風氣的附近村民，乃真正的環保天使。有了他們，鷺鳥才能安閒自得地棲息，才能有一個美好、如意的家園，「優哉游哉，亦是戾矣。」（《詩經》）



▲世界地球日為每年四月二十二日

資料圖片

接着我們輾轉來到另一個生態保護區——老香山，它位於佛山市高明區的合水鎮鹿田村，總面積達一千零三十八公頃，是近二百年來未開發過的森林區。據專家鑒定，保護區內有國家級保護名貴瀕危動植物七種，其中，這裏生長着一種珍稀植物，叫桫欏，它是一種起源古老的大型樹蕨，是民間傳說中的「月亮神樹」，高者可達八米。據說其種群在一億八千萬年前與恐龍同生共存，享有「活化石」盛譽。桫欏宜生環境是中生代侏羅紀時期「避難所」，自然生態保持着遠古原始的「本底」狀態。這個生態保護區，山勢雄偉，極致清幽；溪澗潺潺，松濤陣陣，像一塊天然的碧玉，給人一種遠離繁囂、回歸自然的脫俗之感。為了尋找這種「植物活化石」，尋訪「養在深閨人未識」的世外桫欏群落，當時我們真的不容易，尤其作為平時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女，一介女生，說是經歷了嚴峻的考驗一點也不為過。由於這裏遠離市區，還沒有開發，崎嶇的山路到處都是泥濘，還伴隨着長流不息、颶風雨後增大了流量的溪水。若隱若現、若有似無的山路，令我們不得不手腳並用。途中，小徑更是泥濘當道，而且越來越陡，我們一步一滑地前行，突然，一不小心，我絆倒了，褲襠也撕破了，只得用記者叔叔的外套遮着這狼狽相（之後還要到小鎮去買褲子呢）……我們彼此扶助，互相關照，砥礪前行。幾個小時悄悄過去，我們終於登頂了，看到瀕臨

絕種的桫欏的那一刻，自己真有一種苦盡甘來的感覺，更有一種無與倫比的成就感！人們常言的「挑戰自我」，真是說時容易做時難啊！聯想到科學工作者探險的艱辛，筆者更加欽佩他們平凡中的偉大！不管怎樣，我是幸運的，有機會親睹桫欏這種國家一級珍稀瀕危保護植物。據同行的專家介紹：這裏是地球上的一處典型的桫欏天然集中分布區，是保護價值極高的「生態資源富礦」。保護和利用好這片神奇的土地，不僅為人類搶救和保護一筆珍貴的自然財富，同時亦可在我國南方建立起一處處理與難得的自然科研教學基地、環保宣傳教育中心、生態旅遊勝地！

當年的考察活動內容儘管比較簡單，卻讓筆者頗有獲益感，體會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，更在稚嫩的心田播下了環保的種籽。「水光山色與人親，說不盡，無窮好。」古人李清照尚且懂得珍愛生態環境，現代人更應從我做起，愛護身邊的一草一木。講真，港人的環保意識還是挺強的，各種有組織或自發的環保活動常見舉行，如「地球之友」組織的「綠色青年夏令營」、「減卡救樹」行動等，都有相當積極的社會影響。「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」（莊子）。地球是一個循環的世界，時人不應老是盯住經濟目標，當從人文和自然角度出發，登高望遠。保護環境，就是保護生產力，就是保護我們自己！

# 相知相惜，彼此破例

姚文冬



程硯秋先生是京劇「四大名旦」之一，京劇程派藝術創始人。程硯秋的一生中，與周恩來有過多次交集，最突出的一件事，就是由周恩來介紹入黨。為程硯秋作入黨介紹人，是周恩來的一次破例。

那是一九五七年，周恩來在賀龍的陪同下出訪蘇聯，恰好程硯秋在莫斯科演出。交談間，周恩來親切地問：「硯秋同志，你怎麼還沒有入黨呀？」在異國他鄉，見到周總理和賀龍元帥，程硯秋覺得格外親切，一下子便打開了話匣子，談了對黨的認識，也談了自己的缺點。話剛說到一半，就被周恩來打斷了，總理不但高度評價了程硯秋，還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，比如，「抗美援朝，你積極捐獻，主動要求參加慰問團，不擺名角的架子，主動唱開場戲，睡小學生的床，腳都伸不開，還常常餓肚子囉！」此話令程硯秋十分感動，卻又擔心地問：「我要申請入黨，現在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介紹人呢。」周恩來緊緊

握住程硯秋的手，深情地說：「硯秋同志，如果你申請加入共產黨的話，我願意做你的入黨介紹人。」賀龍元帥也馬上表示，「我願意做你的第二入黨介紹人。」周恩來說，「自從一九二七年我介紹賀龍同志參加共產黨以後，三十年來，我一直沒有再介紹其他人入黨，如今，我和賀龍同志介紹你入黨，為黨增添了新的血液，我們感到高興。」程硯秋邊聽邊點頭，「我都記下了，謝謝總理，謝謝賀老總。」

在程硯秋提交入黨申請後，為避免他在入黨後產生一種「特殊黨員」的思想，周恩來與賀龍還再次和他談話，幫助他認識自己的缺點和不足。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，賀龍元帥出席了程硯秋入黨的入黨儀式。這在當時的戲劇界引起了強烈反響。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周恩來，三十年破一例，為一名演員做入黨介紹人，也成為黨

史上的佳話。其實，在此之前兩年，程硯秋也曾為周恩來有過一次破例。

程先生一生恪守有很多信條，最有名的，當屬「不許子女學戲從藝」、「不收女弟子」等。至於他為什麼不收女弟子，外界猜測很多，這裏不做探討。事實上正因為如此，令許多想拜師的女演員抱憾，比如著名的程派名伶新艷秋，只能一輩子私淑程派，深得程硯秋賞識的著名藝術家李世濟，雖然得到程先生不少教誨，但未能如願拜師，成為終生遺憾，晚年回憶起來，依舊淚流滿面。

相比之下，江新蓉是非常幸運的。一九五五年，在北京中南海招待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宴會後，周總理特地請了同時赴宴的梅蘭芳、程硯秋聽青年演員江新蓉唱程派《三擊掌》。唱畢，總理鄭重地對程硯秋說：「你一輩子不收女徒弟，現在解放

了，破了這個規矩吧。今天我介紹江新蓉做你的徒弟，我來當這個介紹人。」程硯秋什麼也沒說，欣然同意。次日，在北京報子胡同宅南客廳，江新蓉正式拜程硯秋為師，成為程先生的第一個女弟子，也是唯一的女弟子。

偉人與大師之間的這種彼此破例，十分罕見，這緣於他們的惺惺相惜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其實，兩人有很多相似之處。比如，兩人都是男人中的極品，周公是公認的美男子，而程先生亦是英俊瀟灑；總理對程硯秋欣賞有加，延安時期就十分欣賞程派唱腔，程先生更是仰慕總理的領袖風範和高貴品格。而更為人津津樂道的，則是兩人對愛情、婚姻的忠誠，其相似度無出其右。程硯秋與夫人果素瑛結婚後，琴瑟和鳴，相敬如賓，先生立有誓言：從此不近其他女色。潔身自好的他終其一生

，生活中果然沒有出現過第二個女性。而周恩來與鄧穎超的伉儷和諧，更是萬眾皆知，就不贅言了。

作為一個女人，程夫人為丈夫自豪，更為自己慶幸，鄧穎超何嘗不是如此？一九五九年，在程硯秋去世一周年的時候，周恩來夫婦邀請果素瑛到家中做客，鄧穎超由衷地對果素瑛說：「我們倆都很幸運。」話中之意，不言自明。



▲京劇大師程硯秋

資料圖片